

汉魏丛书

汉魏丛书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人間之事得失之端存亡之幾也

與人與事同門與室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音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匏。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

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

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

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蛄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

山而蹟於垤。蹟蹟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

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

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

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

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

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  
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  
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  
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  
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  
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  
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  
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

晉於河雍之間。

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

歸而封孫叔敖。

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邱者。其地确

石而名醜。

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邱名。醜确音學。

荆人鬼。

好鬼也。

越人機。

機祥也。

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

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

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

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繇。

繇音卷。屈也。

威服四方而無

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

家必有殃。

掘藏謂發冢得伏藏。

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

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

張武智伯臣也。爲趙襄子所殺。

申叔

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申叔時楚大夫。

孔子讀易

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處爲亂於魯。

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

圍三卒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順。

伯追也。

門者止之曰。天

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

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

腋。

袂袂也。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

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

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

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

而休。

晉人射恭王中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

進之。

豎小使陽穀名也。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

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

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

今日之戰不穀親傷

不穀人君自謂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

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

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

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

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

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

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

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

獵而得麋。

孟孫魯大夫

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麋母隨之而

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西巴

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

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

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麋而不忍。又何況

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

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

商君有罪走魏

魏人不入

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

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  
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  
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  
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

竦耳而聽也。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

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  
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  
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  
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  
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

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

趙政始皇生於

趙故名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

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

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

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白犢純色可以爲犧

牲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

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

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

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

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

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

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

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

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